

大

成雁王琦著

Da mo Xiong feng

河

雄

风



中篇历史传奇小说集

成雁王琦著

大漠雄风

新疆人民出版社

大漠雄风

Da mo xiong feng

成雁王琦著

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邮政编码 830001)

新疆石河子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4.75 印张 4 插页 98 千字

1995 年 6 月第 1 版 199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3,000 册

ISBN7—228—03526—7/I·1244 定价:6.00 元

内 容 提 要

《丝路先驱》：公元前 137 年，西汉为打开西域通道，并与之建立邦交，派遣使臣张骞出使西域。小说塑造了张骞在西域艰苦卓越十余载的形象。

《大漠雄风》：东汉初年，中原政府为恢复和西域各国的交往，派遣班超出使西域。小说描绘了班超在西域战斗、生活的壮阔场景，传奇色彩浓厚。

《边塞鏖战》：新疆天山北部的玛纳斯、南部的吐鲁番均是历代重镇。清朝政府军经过几番恶战剿除叛匪。小说叙述了这一幕幕悲壮场景。

序 言

在当今文学作品中，有关历史题材的小说不多，涉及古代西域（今日新疆）的历史题材小说，则更是少见。

作者有幸工作、生活在这广袤而又神奇的边塞大地多年，对这里的山水风土人情由陌生到熟悉，由感性到理性，渐渐萌生了创作有关西域题材传奇小说的想法，并尝试付诸实践。

历史传奇小说，既非单纯的历史作品，也非是纯粹的传奇故事。它是介乎于二者之间的，以历史为背景的文学再创作。浅陋之处，敬请读者诸君见谅。

本书收入作者十年来发表在自治区三家刊物上的四部作品，合为三个中篇结集出版。

作 者

1995年3月于乌鲁木齐

目 录

序 言	(1)
丝路先驱	(1)
大漠雄风	(35)
边塞鏖战	(83)
丹青难写是精神(评论)	老沙(139)
后 记	(145)

丝 路 先 驱

—

“秦时明月汉时关，万里长征人未还。但使龙城飞将在，不教胡马度阴山。”

这四句诗乃唐代著名诗人王昌龄所作，题目叫做《出塞》。它吟颂的是汉代之初，有飞将军李广征讨匈奴，威震边关，胡人闻风丧胆之故事。汉文帝对他十分器重，曾赞叹曰：“使非将军遇高皇帝，万户侯何足道哉！”却可惜李广于年迈之际，随大将军卫青北伐匈奴，因行军误期，自杀殉国。若是西域早有故道相通，驾轻就熟，又何至于如此结局！

话说西汉之初，我国甘肃玉门关和阳关以西、葱岭以东，新疆天山南北等地区统称西域，有大小几十个政权，被那漠北入侵的匈奴所征服，每年被迫交纳无数财物。匈奴强盛，威胁西汉。汉高祖刘邦因建国伊始，极需休养生息，故不愿再动刀兵，采取和亲政策，意欲化干戈为玉帛。但匈奴凭借其兵力，久

覬中原，和而不亲。一旦有机可乘，便南下骚扰，掠夺财货人口。汉文帝即位，为人忠厚，不肯大起兵事，只下诏令修筑长城，加强守御。但那土石建筑，怎能抵住匈奴狂飙似的铁骑。后来汉武帝即位，方大改前辙，派大将卫青、霍去病率军反击，几番征战，皆获全胜。无奈那匈奴国人乃马上民族，逐水草、牧牛羊，并无定居之所。扰了又散，散了又扰，汉军硬是无法将其彻底歼灭。为此，武帝颇费心思，许久不得良策。

这一天，武帝从匈奴俘虏口中得知，原居汉朝西邻的大月氏国曾被匈奴打败，匈奴国王老上单于俘得月氏国王，将其头颅砍下，制成饮酒之器。月氏国人抵敌不住，举国西迁。武帝思量：既然月氏国人与匈奴有血海深仇，我若是派人与其联络，互为犄角，左右夹攻，何愁不能彻底打败匈奴？转念又想：不成。只知大月氏举国西迁，究竟迁至何处？想那西域，戈壁瀚海，荒沙茫茫，既无道路又无向导，欲寻月氏结盟，谈何容易！

武帝思忖至此，眉头紧锁，龙颜不悦。

如此多天，日不思食，夜不成寐。但他毕竟是一代雄主，匈奴不灭，国无宁日，西联月氏迫在眉睫，虽重重艰难，但还是下定决心试上一试。

这一日早晨临朝，武帝左右扫视两班文武大臣，将西联大月氏，夹击匈奴的意图与众人言明，然后问道：“谁愿为朕出使西域？”沉默半晌，竟无一人敢应。武帝不禁叹道：“想不到满朝朱紫，竟无一人肯出生入死！”

言未毕，见一人出列奏道：

“陛下息怒。非臣等贪生怕死，实乃无力胜任使命。那西域地理人情，臣等一无所知，若贸然前往，必徒劳无功。岂非有

负圣上一片苦心，反误了国家大事。”

众人细瞧，不是别人，乃大将军卫青是也。武帝闻奏，随即问道：“依卿之言，却当如何？”

“陛下宜悬榜招募勇士，派为使节。想我汉朝九州方圆，有识之士当不乏其人！”

武帝闻言，眉头稍舒，缓缓说道：“卿言极是。不过，此事干系重大，就交与卿酌情办理吧！”于是吩咐退朝。

大将军卫青不敢怠慢，着黄门写了一道榜贴，誉抄多份，四处张挂。又派人守着榜贴，不论是谁，只要揭了帖子，便随时接见。

头天过去，无人揭贴。卫青料是赏金不高，便将五百金提高到一千金。可第二天又过去了，仍然无人问津。卫青问手下人道：“千斤悬赏，不谓不高，缘何仍无人应募揭榜贴呢？”

“将军，千金买命，谈何容易！西方风俗吾辈不知，道路地理人皆茫然，谁个还敢应募揭贴！”

卫青听罢心想：“这却难办了。圣上交办差使，若完不成，这便如何是好？”思忖半晌，暗道：“重赏之下，必有勇夫。吾不信偌大一个长安京城，竟然无一勇士！”于是喝道：“来呀！将赏金增至五千！”

“是！”手下差人应道。

第三天，天刚放亮，那差人便又把榜贴挂了出去。这下以来，长安城内纷纷扬扬，好似那滚水沸腾一般。试想五千赏金，谁不眼红？可那赏金烫手呀！有几个彪形大汉，手已触及黄榜，又缩了回来。为甚？只因性命交关，岂能随便闹着玩哩！

眼看那红日西坠，晚霞满天，京城西门那守榜兵士及差人，正准备收拾榜贴……

“且慢！”一人高声叫道。

守榜兵士一愣：都啥时候了，才来！转念一想，怕又是个蜡烛顶烙铁的家伙——先硬后软。算了，不理他，仍去收拾那榜贴。

“叫你慢着，吾要揭榜！”这汉子汉中口音，声若洪钟。

守榜兵士听罢心想：“好家伙，你还来真格的哩！”便上下打量此人，只见他二十出头年纪，身高七尺，虬须若扎，面如赤铜，身穿戎服，腰悬单刀，好不威风。

“你敢揭榜？”众差人齐声问道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只见来者脚下稍一着力，身轻如燕，“嗖”地一声腾起，众人尚未及细看，那汉子已将榜贴揭取在手。“走，领吾去见大将军！”

众差人和守榜兵士哪敢怠慢，急忙护着来者，前往大将军府拜见卫青。早有一名快腿差役飞报大将军卫青。

那揭榜者进得大厅，见了德高望重的卫青，便抢上几步，高声叩道：“在下御前侍卫郎中张骞拜见大将军！”

卫青左手抚桌，右手捻须，见来者高大威武气概不凡，便说：“张骞，这次出使，非同小可，决非沙场刀枪厮杀可比。此去大漠，并无通道，你可知晓？”

“世上本无路，开路却有人。在下虽无德才，然一腔热血可洒！”张骞朗声答道。

“大月氏国尚不知在何处，你可能找到？”

“月氏国人能到之处，吾就定能找到。”

“西域土人野蛮，你可畏惧？”

“此身献国，怎可顾惜区区一己之性命。”

“此去离乡背井，前途吉凶未卜，你可反悔？”

“大丈夫一心报国，义无反顾。”

“好男儿！”卫青大喜，忙命手下道，“取赏金来！”

“大将军，”张骞近前一步，再拜道：“在下非为赏金而来，若是如此，实是小觑张骞这满腔热血了！”

大将军闻言，肃然起敬。站起身向上拜了上苍，向下拜了后土，朝皇城拜了皇帝，又朝四方拜了众生，叹道：“上苍有幸，万民有幸！天生张骞，降大任于斯，国家则幸甚！”言罢，双手扶起张骞，继而问道：“郎中有何请求，尽管道来……”

二

次日清晨，大将军领张骞叩见圣上。武帝大悦，命张骞自选精干随从，准备出使。张骞领旨，顿于午门外挂了榜贴。张骞亲自立于榜下，召募那义勇志士。一时间，应募之人成千，皆道：“吾辈愿效侍卫郎中前往西域！”

其中一人名叫堂邑父，本是匈奴人氏，自小流落关内，今在相府中做个马夫。此人生得虎背熊腰，力大无穷，刀枪拳棒，样样精熟，尤善马上功夫。只见他拨开众人，拱手见过张骞道：“张君若不嫌吾异邦野人，某愿随君鞍前马后，出生入死！”

张骞闻言甚喜，便问道：“壮士何人，有何能耐？请教一二！”

“在下堂邑父，原居北国，祖先匈奴，幼随父母流落长安，今慕君之胆识，特来应募。堂邑不才，略微学得些粗笨功夫，请君指教！”言罢，即兴使了两路枪棒，果然身手不凡。使到兴浓之时，撇了枪，蹲了马步，运起神力，将那午门前千余斤重的一只铜狮子轻轻托起，转了一圈，又轻轻放下，大气不喘。众人

见了，齐声喝采。

“尚不知仁兄能否上阵厮杀？”张骞道。

“郎中请看——”堂邑父伸手一指，见一只麻雀从头顶飞过。张骞刚抬头，堂邑父早拈弓搭箭，只听“嗖”地一声，那麻雀应声坠落。有人拣起忙看，那箭却不偏不倚，正中前胸，洞穿心肺，众人又是齐声喝采。

张骞见状，心中暗喜：“吾正需一位既懂匈奴语言且又武艺超群之士，作为臂膀。今得此人，甚为及时，此乃天助我也！”随即拉起堂邑父之手，笑道：“今番得兄助吾一臂之力，出使西域定能马到成功！”说罢，转向众壮士道：“这位义士乃吾选取的第一名壮士！”众人欢呼雀跃。经过数日反复挑选，张骞选拔出精壮义士一百二十五名。又经几日，准备停当。武帝命人择了吉日，定于“中秋”之日出发。

张骞领旨，回家拜见老母。母亲闻言，流泪道：“儿啊！既是皇命在身，你就放心去吧。为娘这把老骨头还能在世几日，儿若能为国出力，名垂后世，娘即使身边无儿侍奉，当于九泉之下亦是瞑目的了。”

张骞听罢母亲此番深明大义的话语，不禁泪如雨下，抱着母膝哭道：“儿今不孝，不能侍奉娘亲养老送终。子曰：‘父母在，不远游。’儿今报国，出使异域，生死难卜，自古忠孝难以两全，还望娘亲恕罪！”

“为娘知儿孝心，骞儿千万不要分心记挂。”

“儿今别无牵挂，唯担心娘亲无人侍奉。儿重任在肩，离家远走。愿娘多多保重，家中一应事情，儿已安排周详，为儿就此告别！”说罢，张骞给老母连磕三个响头，起身离去。老母拄起拐杖，送到门外，望着儿子远去的身影，生离死别之情油然而

生。

公元前 138 年秋，张骞在朝廷上拜受了出使西域的国书，领受了表示汉使身份的凭证“使节”，带着一百余众随从及丝绸、茶叶、黄金、瓷器等内地特产礼物，别了京城长安，迤逦向西而去。时值秋高气爽，暖风中夹着丝丝寒意。马铃声声，刀枪闪耀。众壮士回首望去，长安城已模糊不清，只有黄土高原上那重重山峰，目送他们远行。

张骞和堂邑父并辔而行，每日西行数十里。初几日，平安无事。出了中原，人烟渐稀，水源渐缺，路越走越坎坷，速度越走越慢。一日，走至一岔路口，堂邑父下马四周察看，又上高坡向远处瞭望，转身对张骞高声叫道：“使节，由此岔路向西，前面不远处，便是酒泉郡了。”

“还需几日行程？”张骞问道。

“约走一两天，就到酒泉郡，过了郡界再向北，便是那匈奴地盘了。”堂邑父答道。

张骞笑道：“君久居长安，如今未知这北国语言尚能说否？”

“吾虽幼居长安，怎敢忘了乡音，丢了祖宗遗风。”

“堂邑君仁义可嘉，实在难得！”张骞赞道。

到得郡市口，张骞命人携足半月口粮，又将羊皮口袋灌足饮水。休息两日，换了马匹，第三天清晨继续上路。临行前，酒泉郡守将命兵士牵出一匹枣红大马，通体毛色光亮，腿长膘肥。“此马产于西域大宛，乃于去岁讨伐匈奴时所获。它流汗似血，故名唤‘汗血马’，日行千里，脚力甚强。今赠使节，愿君一路平安，早日凯旋归来！”守将言罢，深深一躬。张骞双手拱道：“守将心意，张某领受，但愿此去结盟成功，共保边关安

宁。”

张骞再三谢过，骑上汗血马，告别送行众乡亲及边关兵将，带着随从向西策马而去。不日进入匈奴地界。放眼望去，天山顶上，青松白雪依稀可见；戈壁无垠，黄沙青石漫漫茫茫。经一峡谷，一阵寒风吹过，张骞不禁打了个冷战，去国离乡之情油然而生。

傍晚时分，风渐平息，夕阳西坠，彩霞光照大漠，泛起一片红光。张骞命众人下马歇息，找一处背风山坡，支起帐篷，打火造饭。入夜，戈壁沙滩寒气袭人，絮被已嫌单薄。张骞久卧不能入眠，索兴披上皮衣，起身出了帐外。

谁知那厢堂邑父也未睡着。原来，他应募随行出使西域，心中另有打算。开初，他想借出使之机，返回匈奴国。今见张骞单身出塞，暗想：“何不乘机杀了使节，夺了汗血马，去投靠单于，或许能立功受赏。”想到此处，翻身跃起，携了兵刃，悄悄出帐，跟定张骞，观看动静。

帐外，苍山、旷野、月夜。张骞此时正肃立向东，注目满天星斗，不免思念家中老母，暗暗祈祷上苍保佑，母子日后重逢在故土。忽听身后脚步声近，便问道：“是谁，深夜不睡，想家了吧！”

“想家，先杀了你，再回家中！”

话音未落，堂邑父一个箭步，只听“刷”的一声，刀光一闪，张骞大叫一声，往前便倒。

三

堂邑父乘张骞不备，从背后袭击张骞。这一刀劈得既准又狠，料想张骞必作刀下之鬼。谁知，一刀下去却劈了个空，顿时

大吃一惊。那张騫自幼习武，乃身经百战之人。沙场上九死一生，什么样凶险未曾见过！他情知有变，那一叫、一倒，不过是诱敌深入罢了。那堂邑父却因用力过猛，收脚不住，身子前冲。张騫借得月光，看得分明，左脚一勾，右脚用力一踹，将立足未稳的堂邑父踢出丈余。然后，张騫顺势跃起，一式“空中摆莲”，将堂邑父手中兵刃踢落。这一连串的招式，唤作“平地风雷”，一倒、一勾、一踹、一摆、一踢，势势相随，饶是堂邑父功夫了得，因不曾防备，也躲它不过。

帐外一阵厮打，早惊动了帐内众人，各人操起家什，奔将出来。待用火把照明，见堂邑父倒在地上，便上前问道：“使节，出了何事？”

“没事。吾与堂邑君睡不着，出来活动活动腿脚。众位壮士，请歇息去吧！”张騫答道。

待众随从散后，张騫扶起堂邑父问道：“刚才失手，不知伤着堂邑君没有？”

堂邑父闭口不答。张騫又道：“堂邑君亦爱贵国，人同此心，情同此理，本无可责。堂邑君今日要走，请此刻便行吧！”

堂邑父盯着张騫道：“想不到我堂邑父三十余年功夫，竟挡不住使节这一招一式，罢了、罢了，今日要杀要剐，请君随便，不要虚情假意！”

“吾若杀你，刚才早叫人将你剁成肉泥。张騫念你是仁义君子，堂堂七尺好汉，才不伤你，愿君不要固执己见，误会我意。”

“这个——”堂邑父语塞。

“留人留心，堂邑君既弃张某，吾又何必强人所难呢！”

堂邑父闻言，羞愧交加。“扑通”跪下，头叩黄沙，朗然说

道：“使节如此仁义，我堂邑父却有眼无珠，不识泰山，冒犯君子，罪该万死！从今往后，我堂邑父决不有辱使命，若有半点异心，天打五雷轰，死于乱刀之下！”

“言重了，言重了！”张骞扶起堂邑父道，“但愿你我同心同德，不虚此行，完成使命，尔可返国，吾亦辞归故里，奉养老母，尽子之孝。”

说到此处，二人情不自禁洒下几滴眼泪。此时，天空已三星正中，四野寂静。二人相对而坐，各诉身世遭遇，直到天明。

天刚放亮，张骞命众人抓紧时间吃罢早饭，捆扎停当，继续往西北而行。此时，戈壁沙漠已无通路可行，只能参照太阳“东升西降”去识别方向，沿着大致方位前进。又行得数日，只走得人困马乏。近午时分，来到一个山口。张骞身先士卒，一马当先，前往探路。见无动静，随即招呼众人通过。众壮士前后相随，进入山谷。正行间，忽听胡笳一声，两边山头突然跃起无数匈奴兵士，将长弓硬弩瞄准汉使人马。堂邑父见状，忙取弓搭箭。张骞急道：“休得妄动！敌众我寡，硬拼不利。况且吾辈意在出使，不在厮杀。暂且等候片刻，看他如何行事。”说话间，张骞已将那证明汉朝使节身份的“牦牛尾”，——古时西域各界都知道的汉使凭证——放入怀中藏好。

这时，从山上走下一名匈奴小头目，用胡语问道：“你等何人，因何犯我国境？”

“我们从东方来，是路过此地的商队。若放吾辈通行，则有礼物奉献，以表酬谢！”堂邑父也用胡语从容答道。

那小头目很快地跑上山去，和头领嘀咕了一番，又下山来喝道：“放下器械，交出财物，所有人马，都随我走！否则，莫怪弓弩无情。”

事关重大，堂邑父不敢擅自作主，急忙回禀张骞。张骞略一思忖，命道：“令众壮士放下武器，跟他们走！”

“你！”堂邑父惊道：“不想使节也竟是个贪生怕死之小人！”

“堂邑君！”张骞正色道：“当此非常之际，求生难，求死易。吾辈若是硬拼，使命难成，怎可报国？常言说得好：‘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’你我当需携起手来，待机行事，切勿鲁莽，误了大事！”

堂邑父听罢，作声不得，便上前将张骞决定译与匈奴头领听了。匈奴人大喜，将张骞一行武器尽数收缴，一应财物，如丝绸、黄金、茶叶等搜掠罄尽。然后，将汉使众人夹在中间，往北而去。

行得半日，看看沙漠将至尽头，登上一座山顶，眼帘前出现了一片绿洲，草原、牧群、营帐、溪流。此处即系匈奴国王单于的大本营。匈奴本乃马上民族，并无定居之所，故而不建房屋，只是搭起帐篷，以为搬迁方便。这里的牧民，军亦民，民亦军，个个能征惯战，剽悍异常。国中以放牧为主，不立文字书典，不修艺术技巧，故那单于并无大志。

汉使人众，全被牛皮绳索捆绑结实，缚在营帐外马桩上，张骞和堂邑父被押进单于帐中。

“何处刁民，敢犯吾境！”单于骂道。

“吾等堂堂汉朝臣民，经商至此，不想竟遭贵邦抢掠，实为遗憾！”张骞凛然答道。

单于见张骞气宇轩昂，不像一般商人，便喝令手下：“来人，与吾搜来！”

众兵士七手八脚将张骞围住，从身上搜出国书和使节牒